

曹阿娣◎著

民办教师春秋

他们的功劳人民不会忘记
历史不会忘记



没有民办教师就没有
新中国的农村教育
没有民办教师 中国就不可能
在20世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民办教师春秋 / 曹阿雄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8

2013.8

ISBN 978-7-2405-3596-3

I. ①民…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6984号

民办教师春秋

MINSHAN JIAO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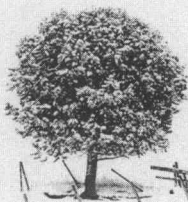


曹阿雄

著

民办教师春秋

他们的功劳人民不会忘记 历史不会忘记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责任编辑 曹阿雄

3818302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办教师春秋 / 曹阿娣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02-3296-2

I. ①民…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6984 号

民办教师春秋

MINBAN JIAOSHI CHUNQIU

作 者	曹阿娣
责任编辑	尹 航 王晓锐
责任校对	仲济云 石 英
封面设计	仙境·装帧设计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05 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彭见明

曹阿娣的这本书，写的是教师，是教师中级别最低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的身份至今仍有些暧昧，是农民阶层，却又肩负着和国家教师一样毫无差别的忠于神圣教育事业的重任。民办教师曾经是教师队伍中最庞大的队伍，同时又是弱势群体。于是，这就构成社会生活框架中的又一组鲜明的矛盾。我们解释不了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但双重身份的民办教师，却不能不引起作者的注意。作者在剖析这个群体生存状态的时候，是可以让人们认知和观照一个历史时代，一种政治社会体制的。

作为受尊重的乡村知识分子，民办教师的精神追求自然比纯粹的农民要奢侈得多——他们觉得应该比农民高雅一些、体面一些；他们已是半民半公的身份，渴望着民转公，改变并不十分体面的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向往令农民羡慕不已的文凭和职称；他们的生活观和爱情观也应该与农民拉开距离……但无可回避的是他们生活在田园之间，农民之中；狗和鸡鸭随时可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教室里来；大多（尤其是“文革”时期下放的那批城市知识青年）娶的是农村老婆或嫁给了庄稼汉，因而早晚必须种菜砍柴，寒暑假要干一切农活……现实存在和精神追求成为巨大的反差，会派生出多少喜怒哀乐、奇遇巧合啊，这便成为了我们文学长廊中的一组精彩镜头。

曹阿娣是教育行当中的“老将”了，对民办教师的了解可谓成竹在胸、烂熟于心，由她来描绘这个群体可谓轻车熟路、信手拈来。于是，一幅鲜活灵动、真实可信的乡村民教图便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几个以女性命运为主体的人物故事，掩卷之余，将会联想到许许多多。曹阿娣留给我们的将

是一种沉甸甸的思考，一份绵长的咀嚼和回味。

借此机会，我向那些散布在祖国最底层和每一个有孩子的角落的民办教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样作为人民教师，他们生存得更艰难，更不易被人注意。这份敬意来自曹阿娣的描绘，同时也因为我的乡村的家族中，就有好几位做过几十年民办教师的亲戚。他们的不易，让我有切肤之感。

于是，作为文友，我乐意为曹阿娣的这部作品说几句话，也许无关痛痒，却不乏真诚、理解和同情。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著名作家

前言

为乡村教师讴歌

——评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春秋》

龙长吟

在迄今为数不多的描写乡村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的文学作品中，曹阿娣的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春秋》以写实的笔法，再现了杨柳湖乡湖湾学校一批民办教师略带悲剧色彩的命运，具有一定的艺术与史料的双重价值。

曹阿娣曾经是个下乡知青，当过农民，干过十多年民办教师，后来长期在基层教育机关工作，对农村、农民、民办教师熟稔至极，许多人物与细节烂熟于心，笔触便能顺利抵达人物的心灵与职业生活。借助作者的优势，作品正面描写了教师实施教育的过程，简单地交代了教育的果实，塑造了董晏来等个性各异而又职业性格鲜明、职业特点明朗、职业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亚里士多德说过：“教育的根须是苦的，而教育的果实是甜的。”他指的“教育根须”就是指把学生培养成才的教育过程。作家要正面再现教师如何施教，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没有相当的艺术功力，万万不能。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写乡村教师的文学作品，大多避难趋易，很少正面描写老师如何向学生施教，曹阿娣知难而进，把老师授课的生动场面与细节，调皮学生的转变，困难学生的成长，危难时刻的救治与救护，这些只有农村学校才会发生的独有场景与细节，描写得尤其生动而深刻。教育的内容只是手段，学生的道德、智慧和性格的养成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就在这一目的实现过程中，董晏来等一批职业性格特征极其明朗的真正的乡村教师形象凸显在读者的眼前。

从人物的特殊身份出发，以精神与境遇的反差为中心的构筑情节与场面，给小说营造出悲剧性的氛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民办教师春秋》所描写的是业已成为历史名词的中国民办教师。他们是“种田的老师，教书的农民”，农民与老师的双重身份，劳心与劳力的双栖位置，常使他们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况中。精神与境遇形成强烈的反差，微薄的报酬与繁重的劳动、卓越的智慧、无私的奉献之间的反差，卑微的地位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反差，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民办教师的命运境遇、精神世界和心灵感受。反差就是矛盾，描写反差就是艺术。这三大反差构成准悲剧的艺术氛围，推动小说的情节自然发展，塑造出立体化的人物形象，使作品在浓郁的生活实感中现出丝丝灵动，准悲剧的氛围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读者大量的或是同情、或是敬佩、或是感动的泪水。

《民办教师春秋》围绕乡村民办教师的教学生涯，还写到了他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写到了生命的成长、衰老和消亡等种种生存状况。由于他们在教育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杨柳湖乡湖湾学校这批乡村教师的生命史和生存史上，同时也铭刻着湖湾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正规到正规、从勉强维持到兴旺发达的历史。《民办教师春秋》中的老师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千百万乡村教师的代表，湖湾学校是那个时期中国农村小学的缩影。他们的历史，共同体现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历程；他们的身影共同铸就了20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依然艰苦前行的历史，同时也折射出在和平的年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日益灿烂的历史。

——本文原载《湖南日报》，本文作者系湖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叫民办教师的群体。他们干着教师的工作，却没有教师编制和待遇，说他们是农民，他们又天天去学校上课。就是这些身份尴尬的民办教师，为中国的农村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没有民办教师就没有新中国的农村教育，没有民办教师，中国就不可能在 20 世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的功劳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当过民办教师的人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一 / 1

二 / 26

三 / 60

四 / 90

五 / 116

六 / 158

七 / 180

八 / 211

九 / 241

十 / 271

十一 / 298

尾声 / 328

关于中国民办教师的资料

——摘自《中国教育报》登载的

《中国民办教师备忘录》一文 / 334

董晏来对李国荣的一点点好感，被李国荣一次又一次的恶劣行径慢慢抹杀，剩下的只有对他的失望、轻视和无可奈何。

深夜，世界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切都沉寂下来，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狗叫，让人心头产生一种原始的荒凉感。

如豆的灯下，疲惫不堪的董晏来苦苦支撑着，她决心今天晚上把学生的这些作文批改完。突然，一口大风扑灭了煤油灯，没关好的门窗“噼噼砰砰”一片响。起风了，要下雨了。董晏来起身关好窗户，点上煤油灯。这时她记起外面晒的衣服没收。收完衣服又发现梅干菜没收，收好梅干菜，又发现柴草也要收进去，不然打湿了就会烧不燃，拿什么来煮饭。她只得把柴草捆好，一趟一趟把它们拖到屋檐下堆砌起来。

董晏来累出了一身臭汗，连腿都提不起来了，进门时不小心碰倒了竖在门后的扁担，响声弄醒了正在睡觉的李国荣。

“干什么呢？半夜三更，吵死了。”李国荣不高兴地骂道。

董晏来不作声，只当他没说，但心里免不了埋怨：假如你勤快一点，哪里用得着我半夜三更来忙。她坐下来准备看完最后几本作文。

没提防李国荣爬起来了，他一口气吹熄煤油灯，把董晏来往床上拖：“睡觉，睡觉。”他知道董晏来不会乖乖地就范，只能动蛮。

董晏来果然不肯动，扳着桌子说：“还有几本没看完。”

“明天早上看。谁让你吵醒我的。”

董晏来换了个口气说好话：“今天不行，我例假来了，身上还不干净。”

“你哪天行？天天不是这样的毛病，就是那样的毛病。我讨了你，倒了八辈子霉。”说完，牛高马大的李国荣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从后面抱起董晏来，丢在床上。李国荣不管董晏来的感受，只图自己满足生理上的要求。他像猫玩老鼠一样，折腾了一阵之后，惬意地滚到一边睡觉去了。

被折磨得浑身酸痛的董晏来想烧点热水洗干净身子，却实在没一点力气了，只好打了盆冷水擦擦。她在心里宽慰自己，寻找心理平衡：人哪，身到哪儿价到哪儿，这儿不是省城。爱干净的她这时只能将就。董晏来又点亮煤油灯，准备继续看作文，可是被李国荣搅乱的心一时难以平静下来，她坐在那儿陷入深思。

董晏来纵有天大的不满，也敢怒不敢言。

“文革”前，董晏来有个衣食不愁、生活安定的家，一家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董家祖上世代行医，到了董晏来爸爸这代，社会上开始崇尚西医，于是她爷爷就送她爸爸到医学院深造。爸爸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医院工作，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眼科医生，常有大人物慕名远道而来请她爸爸治疗眼疾。妈妈在医院住院部当护士，人称“老护士长”。

董家没有住在医院的宿舍里，宿舍房子太差，又小，好多人家共用一条走廊，公共走廊还兼做厨房，进出都要侧着身子。董晏来家有祖传的私房，在离医院不太远的一条小街上。那是一栋青砖青瓦四正两厢的平房，门窗全雕梁画栋，古香古色。满屋子的红木家具，富丽堂皇。难得的是，省会大城市寸土寸金之地，他们的房前却有一个四正四方的院子，院子的左右两边砌了几米高的围墙，前面临街有一张几寸厚的大门，把别人拒之墙外，门内自成一个独立王国。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秋天开花的时候，街上的行人都会闻到花香。这样的居住环境，让多少人眼红，就是厅局一级的干部，也望尘莫及。这全是董医生祖上给子孙造就的福荫，董医生自己无此能耐。

俗话说“吃鱼吃肉皮包骨”，在这种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董晏来又矮又瘦，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她性情孤僻爱清静，和同龄孩子不大合群，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年纪不大，却读了一肚子书，遇事特有主见，她想好了的事，父母很难让她改变主意。她身体不好脑子好，个子不高智商高，模样不漂亮文章漂亮，成绩拔尖，是班级的骄傲、老师的爱生。

那时，董晏来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只盼自己快快长大，好像成功正在向她招手，只是时间问题。按董医生的意思，女儿长大了还是秉承祖业，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董晏来不愿意当医生，她不喜欢和那些哼哼唧唧、歪歪倒倒的病人打交道。她喜欢孩子，认为儿童是世界上最纯洁、最天真、最善良的人。所以，她特别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她常把比她小的孩子带回家来玩，教他们识字、唱歌、跳舞，给他们梳头、编辫子。她准备将来长大了去当一名幼师。

董家人的日子过得和和睦睦，平平淡淡，比上不足，比大多数人要好，不说养尊处优，也可算丰衣足食。

如果一切美好的东西毁于一旦，成了明日黄花，就只能保存在记忆里了。往日世人眼中的杏林高手、德高望重的董大夫，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胸前挂着黑牌子，低着头站在台上受批判。翻手覆手之间，反动学术权威又变成了罪犯，关进了看守所，成了阶下之囚。平常好像很自信、很有主见的董医生，遇到这突变时势，像纸老虎一样不堪一击。知识分子，脸皮比纸薄，不怕别人说他是反革命，是反动学术权威，却怕别人说他是强奸犯。董医生见自己一世清白被污，平反昭雪无望，没脸再活在世界上，深夜，把饭碗敲碎，用瓷片割断动脉自杀了，而且身后声名狼藉。

董家的房子成了造反派司令部，母女俩被扫地出门，只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搬到医院里的一间小杂屋里栖身。周围的人看她们的眼神也变了，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和友好，换上的是冷漠和轻视，甚至含有敌意。从小娇生惯养的董晏来一下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落差太大了，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感情上、心理上

适应不了。好在她还有一个没有受到冲击的妈妈，妈妈竭尽全力地呵护她，像母鸡一样，把她藏在自己的翅膀下，不让她受到伤害。

这一切发生在董晏来高中毕业那年。她仅有的书本知识和有限的社会经验，实在无法诠释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世态的炎凉、人们的势利更是刺伤了她那颗单纯敏感的心。她觉得大千世界，除了妈妈，无人可亲近，无人可信赖。高考停止了，学校基本上停课了。老师们自身难保，更不敢多管学生。既然现实生活中到处是纷争和斗争，风刀霜剑，董晏来就逃避现实，躲在家里不与任何人来往。手不释卷，偷偷看了两年禁书。她整天沉湎在古今中外的名著里，在脱离现实的精神世界里飘游，苦苦寻觅着能解释眼前这一切的答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政策规定，一家准许留下一个子女不下农村。董晏来是独女，按上级规定可以不下去。不知是受董医生之死的牵连，还是董晏来本人的孤傲激怒了某些人，医院领导点名要董晏来下去，老护士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董晏来身体瘦弱，脾气乖张，不善和人打交道，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让她到几百里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生活，做母亲的怎么能放心。后来，有个好心的护士指点她，政策准许投亲靠友，董晏来不一定要到知青点上去。可是董家祖居城市，哪来的乡下亲戚。

天无绝人之路。正好这时湘北县的一个大队支书苏振华在省医院住院，住在老护士长负责的病房里。老护士长就找苏振华帮忙。上山下乡是党的政策，农村各级都贯彻了这方面的精神，苏振华这时又需要老护士长照顾，给些方便，就答应让董晏来落户到他管辖的湖湾大队。于是，董晏来成了湖湾大队的第一个插队知青。

董晏来插队的杨柳湖公社，几年前还是湘江流入洞庭湖口上的一片荒滩湿地。春夏涨水的日子，湘江把这儿淹了，湖面上可以行船驾舟。冬天湘江水位下降，它又露出水面。

20世纪60年代初，全县几十万民众的父母官提出要“围湖造田”，动员十

来万民工苦干了一个冬天，修了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大堤，把这片荒滩围了起来，一下增加了几万亩耕地。县政府向省政府报喜。省报也在头版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项伟业。事后，县里领导调到市里去了。

但水利局的专家们对这个事情看法不同，私下里说：别看杨柳湖从前荒芜没有种庄稼，其实它起了替湘江蓄洪泄洪的作用。一到汛期，杨柳湖就成了湘江的河床，加快了分洪速度。现在把它围起来，河床窄了，流量小了，洪水来得快，泄得慢。这种围湖造田违背了自然规律，将来是要付出代价的。

近两年，洪水一年比一年大，防汛工作一年比一年紧张，任务一年比一年艰巨。董晏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杨柳湖的。她是苏支书从省城接来的。

他们一到，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团团围住董晏来，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对她评头品足。这些乡下人，有的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更别说省城了。他们都想看看省城来的姑娘是什么样子。孩子们最高兴，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他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起哄。

“呀，这么小呀，怎么舍得离开娘。多可怜。”

“看人家，细皮嫩肉，能干得了粗活吗？这不是造孽吗？”

“一个小姑娘，嘴上还有奶花香，她娘哪里舍得她背井离乡。”

嘴快的大娘大婶想到什么说什么，这些话让多愁善感的董晏来心酸，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走过来，拉着董晏来的手，仰着头安慰她说：“不要害怕，有什么事找我爸爸，他会帮你的。”

小姑娘像大人对孩子说话一样的口气，引得董晏来破涕为笑。再回味，这孩子的口气里居然有一股她这个年龄段不应该有的自信，不由得多看了这小姑娘一眼。

这小姑娘长得特别漂亮，一对大眼睛忽闪忽闪，像两颗黑宝石。董晏来喜欢小孩子，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摸她。旁边有人告诉董晏来，这个小姑娘是苏支书

的女儿，叫苏红娟。

董晏来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红娟的自信从何而来，简直不相信矮个子苏支书会有这样漂亮的女儿，但她没说出来。

人一散，新鲜劲过去了，摆在董晏来面前的困难接踵而至。第一宗是董晏来住到哪里去？大家都是移民到杨柳湖来的，谁家都没有多余的房子。生产队只好把一间放农具的小屋腾了出来，借给了董晏来。农民是世界上最不势利的人，他们才不管董晏来什么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只说是省城来的知青有困难，这家送来了床，那家送来了小桌子。虽说没一件东西值钱，没一件成色好，也说好了是借，却都是他们手头仅能拿得出的、董晏来急需的，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第一天晚上，董晏来彻夜未眠。虽说来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吃大苦的思想准备，她原以为世界上没有比医院的小杂屋再简陋的地方了，但眼前的情景超乎她的想象。干土坯墙上，连石灰都没有抹一层，不但粗糙，而且灰蒙蒙脏兮兮的。董晏来不敢挨靠，生怕有什么脏东西沾到身上。屋顶上的蜘蛛网吊在半空中，让风吹得飘忽晃动，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董晏来不自觉地缩紧了脖子。没有玻璃，只有几根木栅栏的窗户让她想起了电影《洪湖赤卫队》里关押韩英的牢房。

最不习惯的是没电灯。苏红娟送来的煤油灯是用蓝墨水瓶子改成的，丢掉瓶盖，在一块小铁板当中钻一个洞，穿上一根布做的绳子当灯芯。这种简易油灯的特点是烟子大，又不亮，昏暗的灯光只能照见两三尺见方的地方。

董晏来历来胆小，今天晚上这半明半暗的灯，这半空中晃荡的蜘蛛网，这满屋子的影子，突然让她想起了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描绘的地狱，吓得她身上起鸡皮疙瘩，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生产队长让董晏来别出工，先熟悉熟悉环境。

董晏来东走走，西看看，回来写了封信给妈妈报平安。信中有意回避了自己的困难，只说这里风景好，视野开阔，蔬菜好吃，饭也香。她这样写一方面是让妈妈放心，另一方面她也是在说给自己听，给自己鼓劲。

下放知青不是客，是来参加劳动的。三天后，董晏来就和社员一起出工，她这才知道体力劳动这一关，不是自己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的，未来之前，对困难估计不足。自己不但不会干农活，而且体力上吃不消，劳动一天下来，骨头像散了架一样，遍身的筋骨酸痛，握锄头的手掌上磨起了血泡，血泡磨穿后像开水烫过一样痛。她收工回到小屋里，饭也懒得做，洗了个澡就上了床。晚上，胆小害怕的她又睡不着。日子真的很难打发，她白天干不动农活，眼睁睁地希望太阳快点下山；天黑害怕，又坐在床上等天亮。

生产队何队长大字不识一个，是个文盲。他最看不起知识分子，看不起城里人，他把城里的女孩子都叫作娇小姐。大家给他取了个小名叫“何三嚎”。何三嚎正愁找不到阶级斗争的对象时，董晏来插队来了。这个姑娘见面没有和他说一句话，更别说奉承他，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让他很不舒服。他要大家和她划清界限，排工时也不肯给她一点照顾，让她和队上的姑娘干一样的活，分一样的任务。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很公平，但对一个从没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大城市姑娘来说，这样做有点不近人情，过于苛刻。

董晏来碰上一个这样没有人情味的队长，真是欲哭无泪，欲说无言，度日如年。

这时，一个叫李国荣的青年出现在董晏来的生活中。

那天插秧，何队长让大家“一”字形在田头排开，每个人插六蔸，同时前进。他让董晏来也夹在其中，一样的插六蔸。社员们个个都是插秧能手，他们左手分秧，右手从左手拿过秧苗轻轻往泥土里一送，就成了。他们埋着头直往前赶，很少伸腰。尤其是那些学校放农忙假回来的中小学生，嘻嘻哈哈，简直不把插秧当回事。

董晏来不会一只手分秧，插一蔸之后，要直起腰来两只手分秧，比其他人慢得多。她既手忙脚乱，又忐忑不安，担心速度慢了，何队长批评自己消极怠工。从前在学习上不甘落后的她，现在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她那比一般人强的

自尊心实在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

站在董晏来右边的是一个小伙子，看样子年纪比董晏来大。因为和董晏来不熟，没打招呼。这个小伙子不时用眼睛偷偷地看董晏来。董晏来一回头，他又不好意思地埋下头去插秧。

当左右两边的人都插到前面去了，把董晏来一个人留在后面时，孩子们高兴了，恶作剧地拍着手大声说笑：“哦，把省城人关在井里了！关起来了！”

董晏来尴尬地站在田中间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对付这些小把戏。

“起什么哄！人家才学插秧，能这样就不错了。你第一次插秧就插得这样快？”右边这个小伙子帮助董晏来压服这些只想看热闹的小家伙。

董晏来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他脸一红，埋下头又去插秧。

当董晏来插到前面时，发现这个小伙子帮她插了四蔸，只留下两蔸给她插。她自然一下子就赶上来了，几乎是和大家一块儿上岸的。

孩子们又要说什么，看到小伙子鼓着眼睛看着他们，他们做着鬼脸吞下了要打趣董晏来的话。

以后的日子里，这个小伙子经常出现在董晏来身边，默默地充当她的保护神，但还是不好意思和董晏来讲话。

董晏来很感激他，主动和他讲话。到底是省城来的姑娘，认为主动和人交谈不难为情：“你叫什么名字？”

“李国荣。你的名字好怪，我们这儿的女孩都叫什么英、莲、娟。你叫什么董晏来，不像一个人的名字。”

“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用来代表这人是谁。我爸妈很迟才生下我，所以叫晏来。”

李国荣似懂非懂，又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董晏来不想谈这个话题，不回答。李国荣也不再追问下去。这让董晏来觉得这小伙子知趣，自然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